

[美]哈里·休斯◎著 刘洋◎译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世界最新悬疑推理小说

饵室 he Bait Shack

悬念迭起·机关重重·步步惊悚
一切等你来破解……

[美]哈里·休斯◎著 刘洋◎译

世界最新悬疑推理小说

饵室

he Bait Shack

悬念迭起·机关重重·步步惊魂
一切等你来破解……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第 22 - 2010 - 2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饵室/(美)休斯著;刘洋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1

ISBN 978 - 7 - 221 - 09040 - 9

I. ①饵… II. ①休…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5528 号

The Bait Shack

Copyright © Harry Hughes 2008

First published by BeWrite Books, 208 - 19897 56 Ave. Langley, Bc. V3A3Y1, Canada.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Bait Shack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Right-of Media in Chengdu.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copyright@rightol.com)。

饵 室 The Bait Shack

[英] 哈里·休斯 著 刘 洋 译

出 品 人 曹维琼
策 划 人 杜培斌 陈继光
责任编辑 吴 琳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 格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9.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9040 - 9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851)6828640 6828477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851)6828477 6828390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十三章	(155)
第二章	(12)	第十四章	(170)
第三章	(27)	第十五章	(183)
第四章	(32)	第十六章	(192)
第五章	(62)	第十七章	(199)
第六章	(70)	第十八章	(207)
第七章	(79)	第十九章	(224)
第八章	(93)	第二十章	(232)
第九章	(101)	第二十一章	(252)
第十章	(104)	第二十二章	(267)
第十一章	(129)	第二十三章	(286)
第十二章	(136)		

第一章

对于戴尔·库斯来说,时间正变得惨白无力,但却又消逝得飞快。每按过一次闹铃后他的身体便越发地向床里挪去。黄色指针似乎就停在了他生活的暂停按钮上,除非有一天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它才会重新开始动起来。犹豫不决的个性就像风湿病一样困扰着他,他急切地需要找到解药。戴尔常常漫无目的地沿着纽约的黑色血管——地铁线行走。他躺在那眨了两次眼睛,废旧铁轨的模样马上浮现在眼前:蒲公英密密麻麻的长在两侧,铁轨上闪耀的阳光偶尔透过草叶间隙反射出来。他能闻到身上的忍冬香气一直没有散去,黄蜂也嗡嗡地在他身前乱转。当顺着枕木的方向凝视太阳时,所有幻觉中的景象消失了,他看到的又是天花板上熟悉的裂痕。“真是受够了。”他心想,“沿着曲折的道路跋涉本是年轻人的习性,若顺路走下去会把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还是索性倚在车座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自动驾驶仪算了。

在往浴室走时他的脚碰在一块凸起的瓷砖上,扎出了血。他房间里的所有东西好像都是满腹牢骚不高兴。冲澡并没有让他感到清醒。他还没有擦干身子就裸身走到厨房,坐在椅子

上点了根烟抽起来。他曾试着克制自己,中午之前都不抽烟,可现在,这些想法早已抛诸脑后。

戴尔按下电话键,吐出一口烟雾,说道:

“珍妮,让科恩接电话。”

“您是戴尔先生?”

“没时间客套,快把他叫过来。”

“可是……戴尔先生……他……您、您没什么吧?”

他清了清嗓子,等着前台平静下来后按了下免提键。脚上划开的口子已形成一個鮮紅的血泡。

“库斯?”一个低沉的声音淡淡地问道。

“你是老迪?事情怎么样了啊?”

“怎么样了?”他重复道,“这次你可是实实在在的拿到了钱,而不单单是分析数字而已。我堂堂博士做这种事还不是为了给你擦屁股。还是穷的缴不起电话费怎么着?你什么时候入伙?”

“劳动节,或者国旗日怎么样?”他耳朵上有水,贴在听筒上时发出噪音。

“别忙着到处找失业救济了。”

“你还能算出电话号的平方根是多少不成?”

“1273,还有余数。”戴尔答道。

“你就一直死认这个理不回头?”

“戴尔,你都40多了,也该为有一个安稳的将来筹划筹划了。”

一截烟灰掉到戴尔肚脐上。

“阿拉斯加巡航船上正在招人,从厨师到服务生都要。”

“招聘广告就登在时代杂志上。你知道他们怎么形容爱斯基摩小姐的，一直说的都是圆滚滚、翘翘臀。”

戴尔走向冰箱，拿了一瓶橙汁，打算调制一杯伏特加鸡尾酒。长柄勺在杯中搅动时，他的脑袋渐渐活动开来，似乎下定决心后人也变得清醒了。他昨天一直都是坐在塑料椅子上过的夜。先是乘坐一号地铁到凡科特兰公园，随后又去了南渡口，再后来他又一直在为如何通知科恩·华瑟而发愁。这一切在此刻看来是那么可笑，就好像戴尔想要求撤掉法律保护，以求自立一样。他会找到工作的。在这个芯片产业占主导的现代社会里，他既然手里握着统计程序的专利，就能确保在他的圈子里保住饭碗。他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贪婪的，一切都凭数字说话的世界，一个为了追求增长而疯狂的国度。一些理论从前仅仅用于科学研究，但如今却被一些大企业、媒体和有限公司所操控。

但这个世界却特别注重信誉，通常会因为极细微的差别就否定一种设想。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一些产品，像一次性尿布、汽车安全品以及玉米脆饼等要花去 300 万美元来做广告。至于孩子们在罗杰死后是否还在看《芝麻街》已经不再取决于节目的内容，而是越来越多的倾向营销策略和其他因素。尽管有人不希望被淹没在信息当中，但这种信息化的怒潮似乎已经无法阻挡。失业可能会降临到更多人头上：工人、垃圾债券王或是第 11 章^①中形形色色的受害者等。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

^① 指“美国破产法案”的第十一章

戴尔身上,既然手里掌握着债务重组这门高深的学问,他便是众多凡人中的浑金璞玉。戴尔永远都不会丢掉工作。

他端着酒走入客厅,顺手把乌马尔的最新专辑丢入播放器。整个房间顿时飘满了阵阵吉他声。乐声刚刚持续了10多秒钟,隔壁的瑞维拉便拿米高的曲棍球棒敲打着墙壁抗议起来。戴尔蹲在那,怎么也想不通这邻里关系到底是怎么了。也许下次普安第的歌曲在隔壁放得震天响的时候他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

过了一会,敲声渐歇。他感到伏特加的酒劲开始上涌,似乎刚好达到他预期的效果。退休的念头让他虽然局促不安,但仅此而已,可是一想到结婚,他竟真的来了病:咽喉炎、腹泻综合征、地铁神游症,还有苯二氮干扰焦虑症。这是他今天早上第二次拿起电话。冷静的表现令他自己都是啧啧惊奇。他拨通了她的电话。

电话中传来答录机的声音:

“嗨……”

“不,仅仅是在恋爱而已。”

“我现在不能接听电话。”

“这是用来吓唬窃贼的。”

“……要是您能留个信息给我……”

“最近的日子太混乱了。”

“……我回头跟您联系。谢谢!”

“嘿，香布利，^①我自由了，再也不用拼命工作挣钱了。我属于你，并且一分钱都不用花。俄国帅哥会替我拿东西。你给我留个地，我把专辑放过去，我星期四会出来……”

当天晚上戴尔收拾了一下就出去了。他要去办一件棘手的事——买鞋。为了省出宝贵的10分钟时间，他挑选的时候一直屏着呼吸，直到最后涨得满脸通红他才买了一双拖鞋。

他的目光渐渐被被床头的电话所吸引，但这似乎又触动了他心里头的忌讳。他有心通过电话说分手，但他最近满脑子想着自己的年龄问题，不禁对成年人这种冷静成熟的处事方式感到抵触。再说，单凭在外面瞎混了两三周就想把玛丽琳忘掉似乎不太现实。

他走入第9大街^②上的一家酒吧。像很多其他店铺一样，这家酒吧在旧城改造时翻新了一下，然后便摇身一晃便成了俱乐部。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她吻了吻戴尔说：“确切的说，是你来早了。”

他看了看表。“哎呦，还真是来早了。”

戴尔一直希望她这次见面穿的衣服只要合适便好，否则只能让这一切更加尴尬。但他自己内心里却禁不住自问：“谁会更尴尬一些呢？”由于平日里对自身关注较多，因此内心一直隐隐觉得：“当然是你，戴尔先生。”“不过这一切都会改变的。”他想到这，便开始索要菜单。

① 此处为爱称，“香布利”为美国最常用的姓氏之一，此处为调侃语气，相当于“小可爱”，指的是后文的莱茜。

② 纽约曼哈顿区西侧的南北向主干道。

“你不饿吗？”他问道，“还是你在坚持德沃医生的尼古丁减肥法？”

玛丽琳将凳子向他靠了靠说：“我觉得你的发型不错，这样显得你的脸型更均匀。长头发会显得腰细，效果惊人。上次把头发剪了以后，你看上去就像一辆肯沃驰大卡车。”

“我今天辞职了。”

她仅仅扬了扬右眼的眉毛说道：“这么说你可以把头发留到臀部那么长了。”她拿起烟盒推了推眼镜框，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继续说道，“我有个大学同学叫吉姆·卡索。他迷上了激进言论，陷得太深，结果进了班房。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正要去一个玩具工厂上班。他花了5年时间才为雷维尔公司的解剖模型压制了一个塑料器官。华盛顿那次大游行始终在他脑子里转悠，就像银行贷款一样让他念念不忘。难道你也要重蹈他的覆辙？”

他冲服务员挥了挥手，要了一份墨西哥餐。

“今晚不是因为这事才找你。”

“不管什么事，戴尔·库斯先生，我敢打赌，不论是你的名字还是你的轶事，要是在爱之夏那段日子里，肯定能获得多数党派的欢迎。”狂人戴尔，曾在纽约大学的星球和平社团担任特别学生委员会会长，曾在争吵中殴打自己的姐妹，拒绝跟逃避参军的朋友同校就读……

“你把我选入嬉皮士名人堂之前应该考虑我的工作背景。自那以后我便得到了很高的信用额度，高到可以跟那些讨债公司的人称兄道弟。而这种待遇，只有‘小猪农场’的成员以及胡士托音乐节上的那些老手能享受到。”

玛丽琳咬了咬烟盒上的玻璃纸卷,用牙齿撕开了包装。

“这正是我要说的。你看,现在已经是20世纪的最后10年,你却仍然很清楚哪些过去的经历需要拖进回收站里,哪些还需要继续保留下去。那种吉普赛人般的敏感仍然适合你。你的感觉很正确,对什么事情都不进行高调宣扬。我猜你平时肯定把自己的脉搏都计算的清清楚楚,而且每隔10年都要找到自己生活的主旋律。你是那种听了第二张专辑就再也不会产生乐感的人,就像是你刚开始听猫王的,到后来又听普林斯的。但你却缺乏想象力,殊不知除了音乐会变以外,情书往往到最后也会变成一纸离婚协议。你有自己的一套。而我,亲爱的,很喜欢这一点。”

戴尔尽力回想以前给她写过的信。他曾经寄过一张逾越节贺卡,但仅凭这也扯不到离婚上去。但她又提起这些干什么呢?

戴尔正在纳闷时,玛丽琳开了口:

“现在告诉我吧,牛仔,你今天来找我什么事?”

“我最近没给你打电话,因为我认识了一个人,我们要结婚了。”戴尔没料到会这么直接。

玛丽琳又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从刚打开的烟盒里夹出一支百乐门。她把玻璃纸卷在手指上绕了三圈,心不在焉地跟着酒吧里的爵士乐摇起头来。音乐是服务生选的,为了营造气氛。

酒端上来时戴尔问她说:“你会用酒泼我吗?”

她坐在吧凳上,似乎身体变得越来越重。“除非你先把酒钱付了。”

他想尽量表现出一副甘愿受罚的样子。两人都不说话了，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静。她只是在那涂着口红。不一会，他点的食物端了上来。一缕青烟从她指间的香烟飘起，盘旋着上升，看起来是那么柔弱。

你昨天看迷刺对飞力的比赛吗？她问道，似乎想换个话题。

戴尔咬了口玉米饼，又小心地翻了个个，好像在小心地裹着襁褓中的耶稣。一滴酸奶油粘在了他的下巴上。

“别这样。我知道你很难过。”

“她长的怎么样？”

他拿纸巾擦了擦嘴，一边细细地嚼着玉米饼，一边支支吾吾地回答着。“她穿着长方格黑色紧身衣，T恤衫，运动外套，不带领的那种，头发很黑，油光闪闪的，就像漫画里画的一样。”

戴尔身子倚在吧台上，等待对方的反应。若是在往常，对方肯定会采用很多方式泄恨，如用皮包敲他脑袋，众所周知的酒水泼面或是暴起喝骂先祖等等。

“戴尔你听着，我唯一想知道的还是那个老问题。跟我约会的同时你跟她上过几次床？”

“一次，也许两次。”他原本打算三个人一起在汉普顿区^①吃顿饭，但这句话出口后，他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

“要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你自己，你会选哪个？”

“卑鄙，奸猾，猪头……”他停了停，“你说停的时候告诉

^① 汉普顿区：指长岛东端的“东区”和“南区”。

我。”然后又续道，“还有垃圾，白痴，误解……”

“最后一个不贴切，其他的都很适合。我希望你赶快滚出我的视线。”

戴尔沿大街往家走去，舌头不断地舔着牙齿里的食物残渣。他穿过 52 街^①，感受着爵士乐大师的幽灵音，他们曾在这条街道上红极一时。黑玛瑙俱乐部、两三点音乐吧、飞扬的萨克斯音乐撕扯着暗夜城市中的灵魂……这一切虽然远在戴尔这个时代之前，但仍然会时时萦绕在那些黑暗中乐于倾听的人的心中，久久不绝。

路口西北侧的砖墙上布满了涂鸦。是当地一个叫托斯基的涂鸦高手画上去的。他的作品《舞蹈中的夫妇》给人们印象极深，就连鲍勃·迪伦的最新专辑上都用它作为封面。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隐藏着秘密与欺骗，戴尔心里也不知道一旦陷入这个城市当中，自己还有没有力量从中逃出来。随后，他又想到了玛丽琳，他不知道，还有多少男男女女仍然把这种肮脏的小秘密作为他们的老问题。

莱茜·坎布雷特踮着脚站在镜子前，全身一丝不挂。她并不希望自己长得很高，而是高一点点就刚刚好。可是如果高了一点，她就得稍微增点肥，这样她看上去才不会像个时尚的亚马逊女战士。但是要是增加了体重就必须把头发留长，这样看上去才不会像个大头钉。问题是头发要是长长了，她脸上那份

① 52 街：横穿曼哈顿的一条东西向的单行道。“52 街区”位于纽约“第五大道”和“第七大道之间”，20 世纪中期，“爵士乐俱乐部”曾在此名噪一时。

令戴尔着迷的调皮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如果……

莱茜看了看电子表，叹了口气，“这也太荒唐了，我应该去工作才是。”

她闭起眼睛，把手伸到高处的衣柜内掏了一会，只掏出个衣架来。柜子里尽是一些十多年的陈旧衣裳，有的还是她自己设计的。“糟糕，”她心想，“又没找到那件红色的 DEAL 服装。”

她把短裙扔到椅子上，手和肩膀一同探到柜内摸索，希望找到其他物件。不一会又摸到一个衣架，于是她开始猛力拉扯起来。耳中突然传来一阵衣服拉开线的声音，吓得她立刻松了手。衣架已经拉得变了形，而那件杏黄色短裙还夹在两包密密实实的夏装中间。她把身子挤入棉垫中间使劲向后靠，直到短裙落在地上。她踉踉跄跄地跳出衣柜，一个不小心，脚踝被错位的鞋扣划了一下。

莱茜也没仔细看，从药柜里拿出一个小瓶就往伤口上涂，结果错把口红抹了上去。等再去拿止血笔时却没找到。她拿了张手纸在伤口上擦了擦，然后就往厨房跑去，也不管那纸还粘在脚上。用来煮咖啡的水已经煮沸溢了出来，外圈的火苗已经被浇灭。当她把剩下的水倒进咖啡缸时却发现还没有放过滤器。褐色的咖啡沫冒了出来滴到缸架上，兀自冒着热气。她决定改喝葡萄汁，于是眼睁睁地看着那咖啡般浓稠的果汁扑扑地倒进杯里。看到果汁盒上的保质期她才意识到，自己在安普顿呆的时间已远远超过了她的预计。电话响了起来。

“你好。”

“……不，我对电话服务很满意……哦，是么，谢谢，我在田纳西州。这边人都这样说话。”莱茜握着电话的手开始热起

来。

“……对不起，我不是坎布雷特女士，她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出事的时候她正匆匆赶去上班。再见。”她挂了电话，突然注意到窗外一个夏季住户从小屋前经过，正透过落地窗怔怔地望着她。

“看什么看？”她吼道，“没见过女人打电话么？”

那男孩把转过头继续向前走去。莱茜向下一望，发现自己还赤裸着身子。她跑回卧室，硬生生地把身子塞进杏黄裙中，丝毫没有注意到裙子接缝处已经开线。穿好以后她又穿了件白衬衫，草草地扣上扣子，两英寸的洗涤说明还露在脖子后面。她一把抓起提包冲出前门。

“没穿鞋，”她叫道，低头望着阳光中的一双赤脚。她转过身，双手用力在钱包里抓摸钥匙。最后她气极了，把整个包都倒着翻了过来。包里一些没用的物什堆攢了足足六磅，此刻都哗啦啦地掉在了水泥院里。栖在树上的鸟都被这声音惊起，纷纷飞到空中。其中一只鸟的粪便落在她身后的白衬衫上，而莱茜却浑然不觉，仍旧跪在那，在一片散乱中到处寻找钥匙。可钥匙却不在其中。

“该死的！”她一边骂一边想为什么自己最近这么倒霉。今天这一系列动作似乎与昨天没有什么不同，跟以前比起来也没有差别，可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以前什么时候这么混乱过。

她疲倦地站在那，脸紧紧的贴着落地窗的玻璃上。她把手围在眼旁遮了遮太阳，往厨房灶台上看去。房门钥匙、车钥匙以及办公室钥匙正静静的躺在结婚证上，像把扇子一样摊在那，远远看去好像蜘蛛的一根根腿脚。

第二章

车子飞驰,戴尔坐在阿历克斯和弗拉迪米尔中间,后背时时感受着速度带来的推力。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坐在他旁边这两位搬运工长得更像名人的了。那个叫阿历克斯的司机很容易就被认成是康纳·王尔德,而弗拉迪米尔长得却与美国总统惊人的相似。两位搬运工都不说英语,但两个人都抽烟,抽的比戴尔还甚。尽管两边的车窗都开着,戴尔还是感觉一阵阵强烈的呕吐感冲击着他的喉咙。

长岛和范威克高速公路逐渐浮现在眼前,车子每经过一次坑洼时戴尔胃里的东西就和拖车里的货物一起翻腾起来。发动机在阳光下闪闪亮亮,使那八月的酷暑更加难熬。收音机里突然传出一阵喧闹的歌声,戴尔一听就知道,是羞涩安妮乐队的歌曲。“还有 90 英里。”他心想。

那位“总统”司机从座位下拿出一瓶红牌伏特加,倒了点出来。戴尔却兀自想着自己在烧伤病房对着一堆烧化的塑料——价值 600 英镑的唱片珍藏而哀叹的情景。两人不停地把那酒瓶在戴尔面前拿来拿去,不时地用乌克兰口音给他讲奇闻异事。

戴尔忍不住好笑,每次他说到一些英语词汇,像“猪头、娘娘腔”时声母总是发的很重,听起来似乎别有深意。

“康纳·王尔德”显然喝醉了。戴尔偷瞄了一眼破旧的速度计,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指针。他合上双眼,心里想起了自己在中心大站碰到的一个呆女孩。她当时正在发传单。红色的条幅上印着“通过冥想超度现实的痛苦”几个字。戴尔不知道梵学家沃特维纳德是否能有如许明朗的心境,在早晨与两个疯小子同行时还能够一路放歌,一路吟咏。他擦了擦后颈的汗,耳中突然听得“砰”的一声,只见羽毛纷纷,从卡车的铁架中飞了出来。

“天哪!”两人大吃一惊,用蹩脚的英语喊着。

两小时后,戴尔闲坐在那望着自己的东西从卡车上搬到屋子里。途中虽然掉了一盏 DECO 艺术台灯、一台胶木收音机,但他觉得已是十分幸运了。一切都安排好后,他发现“康纳·王尔德”的英语居然有了很大进步。

“那么,请您看看一下,这是账单。”

戴尔看了一遍说道:“这,这里是什么费用?”

“搬家税,一共 60 美元。”

戴尔将账单一把扔回去,愤愤地道:“你是不是以为刚才我也从车上摔下来了,脑子摔坏了?在纽约搬家可是一律都不收税的。”

“总统”司机从裤兜里抽出帽子来,照着“康纳·王尔德”的后脑狠狠地抽了一记,然后转过身来对戴尔说:“他,混球,错了。蠢货俄国佬。不是税款……是小费……”

戴尔支付了搬家费后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百元大钞,夹在指